

# 如果不遇

檀云  
作品

江少陵



上册

他说：『江少陵』三个字

出现在你的配偶栏里，

如果不是丈夫，

就只能是个亡夫。

张青島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云檀——作品

# 如果 不遇 江少陵

[上册]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果不遇江少陵 / 云檀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 
2017. 8

ISBN 978-7-5552-4528-5

I. ①如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11914号

书 名 如果不遇江少陵

著 者 云 檀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

装帧设计 千 千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3.5

字 数 48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528-5

定 价 59.8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文学

# 目录 [上册]

C O N T E N T S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纽约：烟火寻常，斑驳如故   | 1   |
| 第二章 | 杏花村：重拾碎片，莫负流年  | 31  |
| 第三章 | S市：慰他薄凉，回首是伤   | 66  |
| 第四章 | S大：初遇爱情，携表白同行  | 115 |
| 第五章 | 善变：惊见恶魔，情事未了   | 150 |
| 第六章 | 动情：恍若蜜恋，少帅太温柔  | 178 |
| 第七章 | 搁浅：情深似海，恩宠不是幻觉 | 205 |
| 第八章 | 爱情：落地生根，终见欢颜   | 233 |

# 目 录 [下册]

C O N T E N T S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曝光：漫漫情深，唯表哥不可辜负 | 261 |
| 第二章 | 情殇：万事成空，此情可待寄黄泉 | 290 |
| 第三章 | 重逢：沧海桑田，迷乱万千心思  | 326 |
| 第四章 | 拾爱：逆着光微笑，死灰亦能复燃 | 355 |
| 第五章 | 藏爱：柳暗花明，四叶草也有春天 | 385 |
| 第六章 | 秘密：时光深处，心劫难赎    | 412 |
| 第七章 | 迷失：两个人，半城春色满世情  | 441 |
| 第八章 | 密谋：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   | 469 |
| 第九章 | 离歌：白驹过隙，四海求凰    | 498 |

## 第一章

# 纽约：烟火寻常，斑驳如故

2014年1月30日，星期四，美国纽约。

纽约，这座名列全球第二大城市的“机遇之都”，在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阴天、雨天和大雪天之后，终于在中国传统春节前一日中雪转晴。

这座金融大城向来不缺少奇景奇观——

当纹身师在各个街区精心雕琢他人的皮肤，试图创造出他人眼中的那份独一无二；当灵媒在八十大街附近深度催眠抑郁症患者，试图解决心理上的疑难杂症；当街头音乐家站在人行道上不知疲倦地吹奏着萨克斯，试图解决三餐温饱……沈家的成员又在做些什么呢？

华裔富商沈家明早晨乘坐湾流G650私人飞机前往棕榈泉，只为和两位商友打一场酣畅淋漓的高尔夫。

沈家明的情人苏薇在下午两点零一刻来到了闻名世界的“第一购物天堂”第五大街，短短一小时内，她逛了不下八家顶级品牌店，拿着一张钯金卡随心所欲地大肆挥霍。

他的独生女沈慈刚结束一场异国旅行，此刻正在返回纽约的飞机上。明亮的机舱里有上佳干红，空姐服务周到，断断续续为沈慈续了六次杯，最后忍不住感慨女乘客好酒量。

他的女婿江少陵……

这一日黄昏，江少陵没有因公事出没于华尔街，更没有因应酬现身曼哈顿，他在天气放晴的1月末难得推掉繁忙的工作，于时代广场下车，迎着夕阳漫步前行，随从保镖郑睿紧随其后。

这里是时代广场，霓虹闪烁，各大屏幕依次播放着电视节目、新闻快讯和当代流行乐，而当江少陵在行人中静静穿梭时，这一刻惊艳行人眼球的，何止一座时代广场！

江少陵长得很好看，甚至用“完美”来形容他的颜值也不为过。当这个身高1米85、拥有黄金比例身材的男人穿着黑色中长呢外套，站在时代广场的大街上仰望天空时，这样的身影，即便只是远远窥视，也足以在日后被人一眼认出。

在纽约某些特定地点，比如华尔街、中央公园，或是时代广场，偶尔能看到一种原本栖息于悬崖的老鹰在天空盘旋，它们像是最高贵的战士悠闲地巡视着这座城。此刻数鹰出动，江少陵望鹰出神，殊不知自己姿容惊世，摄人心魄，引得行人纷纷驻足。

夕阳归家，数只飞鹰在时代广场上空盘旋片刻，忽然凌空而下，如飏风般掠过江少陵头顶，朝东南方向疾飞而去。

东南方，正是沈家庄园所在。

深夜11点，沈家庄园被黑夜无情地吞噬，巨鹰静静蛰伏在沈家庄园的一角，同样在暗夜里蛰伏不动的，还有一个江少陵。

明日便是春节，沈家大家长沈家明虽然自小生活在美国，却极为看重中国习俗，一句“春节本是合家团圆日”足以让沈家成员齐齐归巢。

这个时间段，沈家明早已从棕榈泉返家，也许此刻正搂着苏薇安然入睡。沈慈更是在深夜时分抵达沈家。据说沈慈回来时满身酒气，在洗手间大吐一场后，连晚饭都没吃，就直接回房睡觉去了。

唯有江少陵，从黄昏6点到深夜11点，整整五个小时，他推开了所有工作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都做了些什么呢？他用了两小时逛商场，用了两小时回私宅江水墅处理家务，另外一小时……

他在沈家庄园附近足足停留了一小时，他在等，等里面“那盏灯”熄灭，更在等那个“她”沉入梦中……

这一晚，江少陵迟归，仅惊动了数名门卫和守夜的大管家。

江少陵上了二楼，打开起居室的门，入目一片漆黑。卧室在起居室西南角，咫尺

之近，他在门外却驻足了长达一分钟才开门入室。卧室大灯都关了，只留了一盏睡眠灯在漆黑中散发出柔和的光晕。

沈慈背对着他，睡得正熟。他一步步走近，虽无法看清她的睡容，却看到了她披散在枕上的长发，浓密之余却难抵发色寂寞……

再来说说沈慈。醉酒加空腹作祟，沈慈睡得并不安稳，数分钟前有脚步声欺近床畔她或许不察，但身上被子移动足以惊醒她了。

沈慈醒了，同她一起苏醒的，还有一把常年埋在枕头之下的史密斯威森M-10左轮手枪。

初春夜，当沈慈骤然坐起，迅速地取出枕下的手枪。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江少陵时，朦胧的睡眠灯将夫妻两人的面容凝成了静止不动的惊悚画作，画面极其诡异。

他和她结为夫妻一年半，但夫妻情在这一刻竟是如此薄弱。

即便目睹床畔之人是江少陵，沈慈的握枪姿势依旧，她懒懒地注视着江少陵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

数秒前，沈慈睡眠中被子滑落；江少陵弯腰帮妻盖被，本是夫妻温情事，不料惊醒沈慈，短短一秒已将枪口对准了他的额头。

死机乍现时，江少陵的双手甚至还温存地贴放在被子上。

江少陵不惊也不躲。他的无动于衷，再加上沈慈的熟练、漠然，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好像这样的情形早已在夫妻之间上演了千百遍。

江少陵的目光没有在沈慈脸上过多停留，更不曾出言讽刺妻子有本事一枪打死他，他无视那把虎视眈眈的死亡之枪，慢慢地站起身，就那么步履从容地离开了卧室。

夫妻久别再见，竟是无话。

室内再次被沉寂充斥，沈慈轻描淡写地移开视线，把手枪放在枕头之下，重新躺下入睡。这次她入睡的时间很短，最重要的是，一觉天明。

未曾被她“注意”的床头柜上，有一只镶着七彩名钻的首饰盒，它在30日深夜被江少陵悄然安放，却在31日清晨被沈家用人在垃圾桶里找到。

用人打开首饰盒，那里面是一枚蓝钻古董胸针，市值几十万美金。用人私下咋舌：Sylvia挥霍败家的毛病这辈子怕是治不好了。

没有人知道，这枚蓝钻古董胸针曾在30日夜晚8点被江少陵购得。在此之前，从不逛商场的他，极为罕见地花费了两个时间来为妻子选购春节礼物，而妻子将礼物丢弃，短短两秒足矣。

至于盒中物，沈慈无心知，也终究再无所知。

翌日清晨，纽约阳光微露，因为太过温和，所以未能穿透云层，于是天色格外阴暗。这天是2014年1月31日，中国的春节。

在阴沉湿冷的天幕笼罩下，沈家庄园散发出它独有的冷艳气质。这是一座美如宫殿的豪华庄园，当应季小鸟飞过沈家数栋建筑群，飞过沈家网球场，最后停落在用人房顶上时，正是用人最为忙碌的时间段。

沈家庄园大管家名字叫马修，是一位不苟言笑看起来甚至有些严厉的英国人，迄今为止，他负责沈家日常运转已长达十六年，深得沈家明信任。

这天清晨，沈家的工作人员看似都在井然有序地忙碌着，谁承想庄园偏南侧的厨房里却是好一番惊心动魄。

春节期间，沈家菜单皆是大管家马修一手操办，有关于菜肴安排，马修分别征询过沈家成员的意见：沈家明口味偏淡，素食为主；苏薇口味偏甜，南方菜居多；江少陵对饭菜并不挑剔，各菜皆可；唯有沈慈……

昨晚沈慈回国，马修见她醉眼朦胧，就把询问菜品的事挪到了今天清晨。谁知清晨马修尚未去见沈慈，沈慈就派她的保镖陆离送来了她的早餐食材。

那是一个捕蛇的笼子，笼子里装着一条眼镜蛇。那眼镜蛇还活着，虽然牙齿无法再渗出毒液，杀气却很重，马修近前查看时，眼镜蛇似是被激怒一般，蛇身前段竖起，颈部两侧膨胀，近乎仇恨地瞪着马修，发出呼呼声，吓得马修后背发凉，呼吸骤停。

沈慈要吃蛇羹，并且指明要吃眼镜蛇蛇羹。马修看着那条疼人无比的眼镜蛇，暗中咬了咬牙，再次确定：Sylvia，她根本就是一个大变态。

她叫沈慈，英文名字Sylvia。

父亲当初为她取名“沈慈”，源自《说文》解析：慈，爱也。

女孩子取名“慈”，心怀慈善是好事，但对熟识她的人来说，“沈慈”这个名字更像是一种讽刺。如果闲暇时总结她的缺点，怕是两箩筐也装不完。

她的心理医生陶艾琳教授曾说过，在沈慈身上有着极其明显的“黑暗三性格”特征：自我中心（自恋者）、热爱冒险刺激且心狠手辣（心理变态者）、善于撒谎喜将人玩弄于股掌间（权谋者）。

医学调查显示，黑暗性格分数越高，异性缘就越好。“黑暗三性格”多是坏男人为代表人物，偏偏有一度被沈慈玩得炉火纯青，至于现在……据说，现在的她已有所收敛。

清晨六点左右，沈慈正在一楼书房挨训。训斥她的是一位中年男人，他有一张温和的脸庞，眉目精明而又警觉。他今天的情绪压制得还不错，虽然是在兴师问罪，但并未发火。

差不多十分钟之前，用人唤沈慈下楼见父亲，当时的她早预知挨训是必然，但来到书房却发现父亲的训斥焦点与她之前设想“三罪”全然不符。

第一罪：她原本任职美国知名大学脑研究院，却在2013年12月28日，未曾知会父亲，更不曾知会江少陵，毅然地选择了离职。

第二罪：离职后，她于2014年1月3日离开纽约，明知叙利亚国内局势持续动荡、战火纷飞，还是选择了一次为期27天的冒险之旅。

第三罪：昨天晚上，她醉酒归家。

然而这三罪一字不提，她反倒从父亲丢给她的数张照片里看到了她的“第四罪”，背景是帕尔米拉，女主角是她，男主角是林宣。

其中两张照片阐述的是同一件事情。帕尔米拉古城遗址凯旋门，那天游客不算太多，但也不算太少。她仰脸望着凯旋门，肩上披着一条超大的波西米亚风围巾，围巾下摆触及地面，再加上一头长发未经梳理，所以略显凌乱地披散在肩头，看起来很是邋遢。她正在观景，身后有人忽然用中文唤了一声“沈慈”，她下意识地转身，看到了互不往来多年的林宣，同时也迎来了林宣的一巴掌。林宣这一巴掌毫无征兆，脚下不稳的她不小心踩到了围巾下摆，当场狼狈摔倒。林宣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她以为他会说些什么，但他什么也没说，似乎风尘仆仆赶往帕尔米拉只是手痒难耐，只为一巴掌而来。

后面几张照片所要阐述的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：她和林宣住在帕尔米拉同一家酒店里，晨起吃饭时，林宣和服务生说话，她在邻桌听出他鼻音很重，猜他应该是感冒了，饭还没吃完，她就去了酒店厨房，按照记忆里的中药偏方，亲自用葱白、生姜片和红糖煮了一碗汤，给林宣端了过去。

尚在进食的林宣看也不看那碗汤，仅是薄唇开启：“端走——”

沈慈看着他，没有端汤离开的打算。

伴随着啪的一声脆响，她记忆中温柔平和的林哥哥竟用手背挥落了那碗汤。碗碎了，汤也流了一地，林宣笑意泛嘲，拿起餐巾拭手：“沈慈，你确定你没往汤里投毒下药吗？”

他的话至今言犹在耳，冰冷之余，似有憎恨积压，郁结难舒。她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方才蹲下身体捡拾碎片。偷拍那人技术不错，至少精准地捕捉到了她的笑意难撑……

她每日的行踪都在他人的掌控之内，她却不能发火，还要微笑面对，谁让那个“他人”是沈家明，是她的父亲呢。

沈家明喜欢喝茶，专业习茶几十载，泡茶手艺在同辈富豪中可谓是无能及。这天清晨，书房里茶香浓郁，沈家明坐在椅子上冲好第一道茶，一边烫杯，一边开口询问沈慈：“婚后，你和林宣还有联系？”

“没有。”沈慈再次低头翻看了一遍那几张照片，越看越悲愤，偷拍那人八成是和她有仇，把她拍得这么丑，害她骤然浮起将之销毁的冲动。

没有联系？关于信任值，沈家明有一位常年VIP拒绝往来户，那就是他的女儿沈慈。不管沈慈说什么，沈家明都会习惯性保持怀疑态度，如同此刻。

沈家明持壶倒茶，顺着沈慈的话问：“既然没有联系，那他忽然跑到叙利亚寻你，又是为什么？”

沈慈呼吸一顿，她抬头看着父亲。茶倒好了，父亲正在察言观色，品茶举动极为讲究。喜茶者多能修身养性，偏偏父亲素爱话里藏刀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沈慈的声音很平静。

不知道？沈家明端杯闻香，扯了一下唇，似是笑了：“叙利亚战火纷飞，林宣找到你之后，迎面就是一巴掌，我自认为这一巴掌打得很解气。不顾及自己或他人安危，你说这种人是不是活该被打？”

这种人？哪种人？今天是中国的春节，沈慈没有恶言相向的打算，她走向碎纸机，将手中几张照片放到进纸口处，按下开始按钮后，方才笑着说：“爸爸，对自己的女儿如此咄咄相逼，真的好吗？”

沈慈的话并没有影响沈家明，他啜汤品味，表情依旧，语气却颇为锐利：

“Sylvia，身为人妻，你必须承认你失败透顶。江少陵对你已是处处忍让，不要再试图挑战他的底线，否则，就算是我，也救不了你的婚姻。”

沈家明说这话时，沈慈正背对着他站在窗前，窗户半开，她站的地方又是风口，清晨冷风袭面，刮得她眼睛生疼。沉默了片刻，沈慈看着窗外平静开口：“如果我已打算结束我的婚姻呢？”

她的声音不大，但她知道书房内的沈家明听到了，就连路过窗外的某人也听到了。

那茶原本润喉回甘，却让沈家明难得地皱了眉，谈话间一直没有正视沈慈一眼的他终于侧眸朝她望去，这一望方才察觉窗外有人，沈家明顿时有了火气，手中的茶碗更是被他啪的一声按在了桌上。

沈家明的书房步行百米便是一座私人图书馆，窗外伫立的男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刚

从图书馆取了两本书路过这里的江少陵。

身处美国，帅哥型男可谓是满大街都是，但像江少陵这么英俊的亚洲男人，若是明星、模特倒也罢了，作为一名商人，这等容貌无疑是凤毛麟角。

如今他就这样醒目地站在窗外的草坪上，似乎就连笔挺的白衬衫也能在瞬间迷人心思，只可惜他虽拥有令人惊艳的容貌，这天清晨却因纽约的天空太过阴沉，连带他本人也是寒气逼人。

沈慈关上窗。从头到尾她都不曾看向江少陵，但她知道江少陵在看她，就那么一直看着她……

书房里，沈慈无视沈家明隐隐显露的怒气，径直朝门口走去。

“你是故意的？”身后传来父亲隐忍着不悦的质问声。

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，闻言转过身看着父亲，这一次她没笑：“不，我是认真的。”

这天早晨，沈慈刚回到卧室就接到了一通电话——陶艾琳来电，说是有些事情找她。沈慈拨打内线给马修，吩咐马修备车，她要出门。

马修言语间有些犹豫：“可不可以延缓出门时间？我的意思是等吃完早餐您再出门。沈先生一向看重团圆餐，如果他知道您要出门，怕是会不高兴。”

沈慈之前按了免提，马修地地道道的伦敦腔在室内久久不散，沈慈保持沉默——她正在换衣服。

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沉默，马修心知沈慈脾气，不敢再规劝。

清晨雾气很重。沈慈戴着墨镜走出沈家主宅，她身穿藏蓝色中长款大毛领收腰呢大衣，腰带松系，里配素色大衣裙，衣裙前后不规则，裙摆翩飞，触及黑色长筒靴，让她显出罕见的名媛范，行走间出没于薄雾中，美得如梦似幻。

马修办事效率极高，早已安排车辆停在草坪不远处。有男子西装革履，外配一件黑大衣，伫立在车旁，颇像一幅画。

是陆离。

沈慈走近车身时，陆离已经打开了后车门，沈慈却绕过车头，直接打开了驾驶座车门，并抛给了陆离一句话：“今天你不随我出门。”

陆离倒也没多说什么，关上了后车门。他跟随沈慈一年多，自是知晓她的某些小习惯，比如，她若独自开车出门，多半是去见陶艾琳，而他不愿拂逆她。婚前，名媛 Sylvia 被父亲监视多年，婚后加倍，一边是父亲，一边是丈夫，她在双重监视之下，早已与自由绝缘。其实她心知肚明，就算他不跟随左右，她的行踪依然被她的父亲和

丈夫牢牢地掌控在手，除非……除非她愿意花心思甩开那些跟踪者。

沈慈离开后，马修站在一旁询问陆离：“蛇羹怎么处理？”

“温着吧！”陆离正说着话，手机适时地响了起来，是一条短信，只有再简单不过的四个字：“二楼书房。”

源于那串无比熟悉的手机号码。陆离下意识地转过身子，遥望二楼某间书房，那里窗帘闭合，但也许……也许早有一双眼睛隐藏在窗帘之后，正以无比冷锐的姿态打量着他，抑或是打量着早已远去的沈慈。

马修私底下总说沈慈是一个大变态，但说到变态，又有几人知道，楼上那个成年富商才是真正的心理变态。

清晨6：45，沈家早餐开席在即，江少陵却在二楼书房里暴露出人性中的凶残面，他顺手抡起办公桌上的咖啡杯无比精准地朝陆离砸了过去。

咖啡杯被江少陵砸过来时，陆离刚走进书房不过五秒，虽然下意识地躲避咖啡杯，但额头上还是传来了一阵剧痛，与此同时，数张照片被江少陵甩了过来。陆离尚未反应过来，属于江少陵的阴戾声已如冰锥一般，带着杀伐之气，狠狠地扎进了陆离的听觉神经：“如果不是我派人暗中盯着，你是不是打算一直把我蒙在鼓里？”

照片掉落在地，陆离弯腰捡起。此时，陆离的额头已出血，血珠一滴接一滴地砸落在被折揉过的照片上。

背景是叙利亚帕尔米拉某酒店。餐厅里，林宣低头用餐，混血的五官棱角分明，眼神优雅孤傲，良好的家世和生活品质通过用餐细节展露无遗。沈慈坐在林宣的右侧餐桌上，用餐途中数次悄悄打量林宣……

鲜血模糊了陆离的眼睛，顺势屏蔽了他复杂的表情，更是染红了照片上林宣和沈慈黑白相间的头发。

是的，林宣和沈慈虽然都是黑发，但黑发中都或多或少掺杂着白头发，看起来时尚而又前卫，只不过一个是短发，一个是长发；一个是漂染而成，一个却是劳心用脑、过度消耗所致。

头发颜色一致，不知情的人十有八九会误以为两人是情侣，其实林宣和沈慈原本……

“帕尔米拉酒店，他们当时所有的谈话内容，复述一遍给我听。”书房内，突如其来冷淡嗓音生生打断了陆离的思绪。陆离左眼已花，他抬起眸子，仅用右眼注视着江少陵。此时的江少陵虽不复先前的凶残暴戾，但坐在办公椅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血流半脸，是那般麻木冷漠，竟看得他心中直发毛。

这个青年富商，他的英俊已是亚洲男子少有，他的财富足以让他站在食物链顶端，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人生赢家，他可以一步步斩获他的事业王国，却无法斩获沈慈唇间一抹笑，哪怕是一分笑。

眼下看似伤了陆离，但施暴者呢？这个施暴者铁石心肠，冷漠凶残，他的愤怒究竟是来源于醋意和嫉恨，还是来源于内心最深处蠢蠢欲动的落寞和悲凉？

答案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陆离只是在这一刻深深地意识到：江少陵由爱先生忧，由忧再生怖，他对沈慈长年累月的求而不得，导致了他的情感世界的病态扭曲，长此以往，江少陵不成疯，必成魔……

晨间用餐时，沈家明不见沈慈踪影，又得知她早已开车出门，若是往常发生这种事，他多半会亲自打电话喊她回来，但这日沈家明却觉得她不在也好，若是她在，有些话他怕是难以在餐桌上问出口。

“出了这种事，她早晨在书房里说的话，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想法。”沈家明问的是江少陵。

沈家明问这话时，用人已在他的示意下被马修遣退。彼时沈家明坐主位，江少陵和苏薇分别坐在他的左右两侧，当他问出这番话时，苏薇不明情况，抬起眸子，把疑惑的目光落定在了对面男子的身上。

沈家明开口前，英俊的男子正翻看着报纸，不紧不慢地吃着早餐，听了沈家明的话，他似乎无动于衷。

许是角度原因，苏薇眼里的江少陵，他的眉眼、姿态看似心平气和，偏又带着几分紧绷和冷然。

沈家明正在等他回话。

江少陵翻过一页报纸，在浏览金融快讯的间隙终于回了一句话给沈家明：“小慈酒未醒，容易说胡话，您没必要放在心上。”

沈家明拿着刀叉分切着盘中煎蛋，吃了大半，这才开口：“少陵，你在回避我的问题。”显然，江少陵的回复，沈家明并不满意。

江少陵闻言笑了，他合上报纸抬起头，目光直视沈家明：“爸，您所谓的问题，在我看来，根本称不上是问题。‘江少陵’三个字出现在小慈的配偶栏里，如果不是丈夫，就只能是亡夫。”

至于离婚变前夫，她做梦。

此话一出，沈家明的情绪未见起伏，似是在预料之内。情绪外露的那个人是苏薇，她通过江少陵的话隐隐猜到了什么，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，才会看着江少陵忘了

收回视线。

“薇薇？”

这时，沈家明唤了苏薇一声。苏薇受了惊，仓促移眸看向沈家明，只见沈家明正坐在椅子上看着她，眼眸中微有光华浮动，他笑着说：“别发愣，用完早餐，陪我出去见几个朋友。”

陶艾琳把约会地点定在了中国城，位于皇后区的法拉盛。

沈慈停好车，步行前往目的地。非节假日期间，缅街已是人来人往，更何况还是春节期间。一路上沈慈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穿梭，接踵摩肩是必然，等她终于奔赴“旺角28”，已经是十几分钟之后了。

“旺角28”的食客向来络绎不绝，陶艾琳在二楼。

陶艾琳今年36岁，美籍华人，祖籍广东，著名心理学家。陶艾琳素爱中国菜，自“旺角28”开业以来一直是这里的常客。沈慈开车途中，陶艾琳已通过电话征询过她的早餐意见，所以沈慈上楼看到陶艾琳时，早餐已全部上桌。

应是等她无聊，陶艾琳正低头翻看着杂志，并没有察觉她已近前。沈慈难得恶作剧，站在陶艾琳身后，慢慢弯腰，轻飘飘地叫了她一声：“艾琳——”

陶艾琳明显是受了惊，浑身哆嗦了一下，回头看向罪魁祸首，竟是哭笑不得。

沈慈轻轻地笑，走到陶艾琳对面坐下：“心理学家都像你这么胆小吗？”

“科学家都像你这么调皮吗？”陶艾琳没好气地回击她，顺手把手中的杂志丢在了餐桌上。

沈慈随手翻阅着那本杂志，问陶艾琳：“刚才在看什么，那么专注？”

陶艾琳拿起杯子，喝水时瞟了她一眼，没有回应她的话。其实无须回应，因为看杂志的那个人是沈慈，虽然沈慈翻阅杂志的速度很快，但陶艾琳很清楚，杂志里重要的信息怕是早已储存在她大脑的记忆库里……

那是一本金融杂志，沈慈来“旺角28”的时候，陶艾琳正盯着杂志里的一位亚洲男子反复探究。

图片里的青年男子，容貌太过英俊，眸色泛凉，虽孤绝，却格外有魅力。

他是江少陵，在美经商多年，虽是亿万富翁，却从不接受私人采访，所以有关他的一切，外界多是来源于听说。

听说他毕业于中国高等学府，2006年由他重组建立的互联网交流平台令他在23岁时一跃成为互联网巨头中的黑马，2007年成为新锐年轻富豪之一。

2008年，江少陵的互联网事业已趋于成熟化，他却在这一年11月出人意料地舍弃

中国市场，只身前往美国从头来过。

2009年，江少陵因将John Anderson的软件公司推上市，在纽约华尔街一夜成名。

2010年，江少陵赢得超级富豪沈家明的赏识，顺利成为沈家明的座上宾，协助沈家明收购诺亚公司。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交易骗局，江少陵和沈家明在收购事件上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阴险和狡诈。同年，江少陵成为沈家明旗下股东之一，接管诺亚，之后时常出入沈家庄园。

2011年10月，江少陵与沈家明联合创立Legend电讯公司，该公司于2012年上市。

2012年7月初，江少陵与沈家明的独生女沈慈结婚，婚讯震惊商界。

2013年年初，江少陵独自创立末世集团，通过并购不少中小型企业再一次闻名商界，逐渐成为“企业并购杀手”。

2013年年末，Legend电讯公司成立两年后，江少陵清算手中股份，以42亿美元的高价卖给岳父沈家明，紧接着清算股份，从诺亚卸职，正式脱离沈家明的家族企业。正在外界对沈、江二人是否闹僵众说纷纭之际，沈家明和江少陵却多次公开邀约打球，直接用行动粉碎了外界的不实传闻。

2013年至2014年，末世集团厚积薄发，旗下高端品牌实现多样化，旗下软件公司更是借助之前的名气成为美国最知名的科技公司之一。

2014年年初，据权威杂志保守估计，江少陵净资产至少在百亿美元左右。这一年，江少陵不过31岁，但他靠着自己的商业头脑，从中国到纽约，一步步白手起家。虽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但他收获成功是不争的事实，这样一个国民老公级的富商，偏偏成了沈慈的丈夫，怎不令人感叹？

同性善妒，难怪时常有人私下腹诽沈慈好命：沈慈有父沈家明，有夫江少陵，命运何其不公平！

命运真的很不公平吗？

二楼餐厅里，邻桌有几位女性同胞正在打量沈慈黑白相间的长发，一个小女孩满是艳羡地指给同桌朋友看，并用中文小声说：“头发染成这样很特别，我也想染。”

陶艾琳放下水杯，看着沈慈与众不同的长发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多年前的某一个春日黄昏，纽约市一家中式茶餐厅里，林宣带着沈慈姗姗来迟。当时的沈慈从远处迈步走来，仿佛大病初愈，落在陶艾琳身上的眼神略显飘散，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心不在焉的她，却奇异地撩人心弦，致使陶艾琳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，对沈慈这个女人又爱又恨，似是一种魔咒，无力挣脱。

那是2006年，沈慈癌症频发，林宣带沈慈来找陶艾琳之前，据说沈慈已心狠手辣

地攻击过好几个心理治疗师。

林宣带沈慈来找陶艾琳是经过沈家明默许的。和沈慈的医患关系维持了八年以上，被陶艾琳视为孽缘一场。八年来，为了保护沈慈的隐私，不管是沈家明还是林宣，一直把防护措施做得滴水不漏，至于陶艾琳……

陶艾琳和林宣是同校好友，沈慈因为林宣的关系间接认识了陶艾琳，后来与之趣味相投，私下来往频繁，倒也不足为奇。

2006年，沈慈只有19岁，陶艾琳初见她的时候，她已有白发生，并非先天遗传，据林宣说，沈慈是丧母伤心所致。到了2014年的今天，沈慈27岁，已是长发半白……

陶艾琳不再看沈慈的头发，舀了一碗汤递给她：“冬季滋补炖汤，特意给你叫的，快趁热喝。”

沈慈将杂志推还给陶艾琳，顺势接过汤碗：“你最近怎么会对金融杂志感兴趣？”

陶艾琳半开玩笑：“这本杂志是我一大早在缅街上买的，正所谓爱屋及乌，我这么爱你，自然要多关注一下情敌动向。”

沈慈喝着汤，微笑不语。基于林宣的关系，陶艾琳一直不喜江少陵，不仅不出席她的婚宴，甚至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视她如陌路，但聪明如陶艾琳，心里虽排斥江少陵，却从不会当着沈慈的面吐槽江少陵的任何不是。似是一种默契，沈慈从不向陶艾琳提及江少陵，陶艾琳也从不过问沈慈的婚后生活……

吃饭间隙，陶艾琳开口问：“听说你已经离开脑研究院，未来的职业规划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沈慈笑着说：“我还以为你会问我为什么要离开脑研究院。”

“你知道的，有很多事，我虽好奇，但永远都不会问你为什么，除非你愿意告诉我，否则我不会张这个口。”说着，陶艾琳用手中的筷子敲了敲水杯壁，催促道，“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“近期可能不会再出去工作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比如外出旅行，闲暇时读书看报，如果条件合适，会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。”说到这里，沈慈抬头迎视陶艾琳，再度笑了笑，“艾琳，我很忙的。”

陶艾琳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：“沈博士未来的生活清闲潇洒，我等凡夫俗子可谓是望尘莫及。”

陶艾琳戏谑沈慈，沈慈不理，惦念着晨间陶艾琳在电话里的欲言又止，遂切入正题道：“你在电话里说有事找我，什么事？”

“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医院，纯粹是一时冲动，事后想反悔，你已经出门